

杜威“儿童中心论”的再认识

余南宁

(黄山学院 教育系,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儿童中心论”是杜威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后我国对杜威的教育理论一直持否定的态度,不少人斥责他过于强调儿童的兴趣和需要,放纵了学生的自由,降低了教师威信、否定社会的作用。实际上,杜威强调儿童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强调教育要尊重儿童的天性,促进儿童发展,同时杜威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所以应从教育、社会、儿童的基本关系来理解杜威的“儿童中心论”。

关键词:杜威;儿童中心论

中图分类号:G40-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6-0120-03

“现在,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组织起来。”^[1]这是杜威1900年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一直以来被视为是杜威挑战传统教育,提出“儿童中心论”的宣言书。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我国教育界对杜威的理论一直持有微词,不少人斥责他的“儿童中心论”过于强调儿童的兴趣和需要,放纵了学生,降低了教师威信、否定了社会的作用,甚至指责他是美国教育的罪魁祸首。但是,仔细解读杜威的原著,发现杜威并没有如批评者所说的放纵学生,接弃了教师的作用,也没有否定社会的作用,而是从更广阔的视野阐述了教育和儿童与社会的联系,阐述了教师和学生的关系。

对传统教育的思考和批判。杜威批判传统教育的课程“远离儿童的经验”,^[2]教材“是过去的学问和智慧的主要代表”,“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以及实施行为准则的代言人”。^[3]“教师告诉学生被告告诉的事体,不激发儿童自动求知的本性,却驱使儿童被迫地诵读代表事物的符号,即书本,硬以外烁力量取代儿童潜在的动力。这种不调儿童内在动力而填鸭般地灌输知识,无异于强迫没有眼目的盲人去观看万物,无异于将不思饮水的马强迫它饮水。这种忽视天性和压迫天性的教育显然是愚蠢的。”^[4]分析其原因,杜威认为在于“学校的重心是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在其他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的本能和活动之中。”^[5]因此杜威提出要消除传统教育的弊病,就必须使教育实现重心的转移,转移到儿童身上。

二、杜威“儿童中心论”的基本内涵

一、杜威的“儿童中心论”是

在批判旧教育的过程中提出的

19世纪中后期,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尖锐,教育成为美国公众关注的热点,教育改革不断进行,影响极大。杜威是教育改革的积极参与者,他曾经是美国赫尔巴特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曾为研究与传播赫尔巴特及赫尔巴特学派的观点而忙碌。^[6]随着时间的推移,杜威在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美国赫尔巴特学派并不能真正改变美国中小学的现状,针对美国教育实际中日益凸显的问题,杜威开始了

1. 儿童是教育的出发点,儿童中心是杜威教育观的基本原则

杜威从生物进化论、心理学理论出发,提出了“教育即是生长”。“生长”是指身体、智力和道德的生长。儿童未成熟的状态和环境是生长的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唯一的真正的教育是通过刺激儿童能力的刺激而来的”,^[7]儿童的心理内容是以习惯、情绪、冲动、智慧等本能活动为核心的天生心理机能的不断开展、生长,教育就是促进本能的生长。所以在他看来,教育的过程就是生长的过程即儿童生长的过程。

收稿日期:2008-04-02

基金项目:“十一五”国家课题子项目“地方高校小学教育专业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FIB070335-A16-01)

作者简介:余南宁(1963-),安徽黄山人,黄山学院教育系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

杜威批评旧教育最大的弊端是脱离社会生活,脱离儿童的直接经验,把学科看作是教育的中心,压抑儿童的革新和兴趣;把外在的教材强加给儿童,教育成为一种“外铄”的东西,导致儿童在教育中的被动地位。所以杜威提出学校应该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是“从家庭生活发展出来的”,^[11]儿童在他熟悉的生活中活动学习。所以教育的过程就是生活的过程,教育的开展及过程就是眼前生活的本身,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

杜威强调经验在教育中的作用,他认为经验是人与环境的“特殊复合体”,在教育过程中主要不是教给儿童既有的科学知识,而是让儿童在活动中自己去取得经验。经验成为儿童各方面发展和生长的载体,在有教育意义的经验过程中,儿童不仅获取了知识,而且形成了能力、养成了品德。而且经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总是处于流动、变化和更新之中,已有的经验是获得新的经验的基础。所以教育的本质即儿童经验的不断改造。

可以看到,在杜威这里,“生长”是儿童的生长,“生活”是儿童的生活,“经验的改造”也是儿童的经验的改造,所以儿童是教育的出发点。只有以儿童为中心,教育才是真真正正地“生长”、“生活”和“经验的改造”。“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是杜威教育观的核心,儿童中心是杜威教育观的基本原则。

2.教育要尊重儿童的天性,依照儿童的兴趣组织各种活动,促进儿童发展

杜威强调儿童具有自己的天性,“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具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事实和规律的世界”。^[12]“兴趣是任何有目的的经验中各种事物的动力”,^[13]儿童的兴趣很广泛,他们有交谈、探究、制作方面的兴趣和艺术表现的兴趣。教育必须尊重和利用儿童的兴趣,当儿童“要满足一种冲动或兴趣,意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而努力则会有克服困难,熟悉教材,运用创造力,耐心,坚持和机智的意义,它必然包含着训练——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的能力——以及要有知识。”^[14]所以儿童兴趣满足的过程就是儿童主动作业、学习的过程,也是教学的过程。这样儿童的学习成为儿童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消极的接受或静听,而是积极的吸取或经验。“上学便是一件乐事,儿童管理不再是一种负担,而学习也比较容易。”^[15]

3.在教育、社会、儿童的基本关系下理解杜威的“儿童中心论”

杜威的教育理论是一个整体,民主社会是杜威的理想国,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民主社会的成员,儿童是教育的出发点,社会是教育的归宿,正像两点之间形成一条直线一样,在教育出发点儿童和教育的归宿点社会之间形成了教育历程。因此在杜威的理论中,儿童与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是教育的两个端点。

三、对杜威“儿童中心论”误解的辨正

1.杜威并没有放纵学生,摒弃教师的作用

(1)虽然在杜威的芝加哥实验学校“每个地方都表现出自由和不受拘束。在各个课堂里,到处看到成群的小孩,由一个大人集中起来,大家在谈论似乎很有趣的事情。(访问者)最初以为自己迷失在一个大家庭里,在那里,每个人都有着很愉快的时间。”“学生们在课堂或任何其他地方可相互交谈,而且常常兴致勃勃地讨论困难的问题。”^[16]但杜威同时强调“那里有免于受束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允许流于放任。”^[17]而且杜威还批评在当时的进步学校里,一些教师盲目崇拜儿童的天性,担心自己作用的发挥会妨碍儿童兴趣的发展,因而采取了“放手”政策,从而使儿童得到一些零碎的,甚至是无意义的知识。杜威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么不顾和压抑儿童的活动;要么放任自流。”都是“愚蠢之举”,^[18]再者,“儿童天然的或天赋的冲动和他们出生加入的群体的生活习惯是不一致的。所以,必须对他们进行指导或疏导。”^[19]“指导儿童的活动,沿着一定的方向进行,从而把它们渐渐引到一个随着这条道路最终在逻辑上能达到的目的地。”^[20]当然这个目的地就是杜威的理想的民主主义社会。

(2)杜威批评了在传统的教育中把教师看成独裁的统治者,在进步教育中把教师看成微不足道的因素,几乎是一个有害的人物的观点。他认为“教师是一个社会团体的明智的领导者”。并进而提出“教师作为一个领导者,依靠的不是其职位,而是其广博、深刻的知识和成熟的经验。”如果“认为自由的原则使学生具有特权,而教师被划在圈外,必须放弃他所有的领导权力,这不过是一种愚蠢的念头。”^[21]杜威以学生作画为例,论述教师的指导,“我们要求儿童细致观察一下树木,把看到的和他自己画的作一处比较,并对他的工作的各种情况作更精密的更有意识的观察。”^[22]但杜威强调的教师指导与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外部灌输不同,“教师在学校中并不是要给孩子强加某种概念,或形成某种习惯,而是作为集体的一个成员来选择对儿童起作用的影响,并帮助儿童对这些影响作出适当的反映。”^[23]他还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明两者的关系,“教师是一名向导和引导者,他掌着舵,而驱动船只前进的力量一定是来自学生”,^[24]由此可见,杜威所反对并主张抛弃的是一种外在的强迫式的权威,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

杜威还进而分析了教师对社会的作用,他说“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于训练一个人,而是从事于适当的社会生活的形成。”“每个教师应当认识到他的职业的尊严;他是社会的公仆,专门从事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并谋求正确的社会生长。”这样,“教师总是真正上帝的代言人,真正天国的引路人。”^[25]可见杜威不仅没有忽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杜威认为民主的社会是一个有着共同目标的共同体,师生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教师和学生平等和自由的交往中实现着经验的改造。因此“师生的关系是民主和协作的关系,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学生才能形成社会需要的精神。”^[26]在此前提下,教学作为“完全的师生协作关系”,成为师生的共同活动。

2.杜威并没有否定社会的作用

虽然杜威强调儿童是教育的起点,“教育必须从心理学上探索儿童的能量、兴趣和习惯开始”。但“一切教育都是通过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这个过程几乎是在出生时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受教育的个人是社会的个人,而社会便是许多个人的有机组合。如果我们从社会方面舍去个人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抽象的东西;如果我们从社会方面舍去社会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死板的,没有生命力的集体。”^[1] 这个过程的心理方面和社会学方面“是并列并重的,哪一个也不能偏废”。他认为:“儿童自己的本能和能力为一切教育提供了素材,并指出了起点”,^[2] 民主社会是杜威的理想国,教育是从儿童通向理想社会的过程。

3. 杜威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不仅分析了二元论的社会根源,而且从认识论角度分析了经验认识与理性认识;外部的、客观的知识与内部的主观的知识;主动的认识与被动的认识;理智与情感等各种对立的观念,还指出所有这些分离现象的顶峰表现是:知与行、理论与实践、心灵与身体。^[3] 杜威认为,这些二元对立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人在本性上和常态中是一个整体,只有理智与情绪、意义与价值、事实与想像融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品质和智慧的整体。”^[4] 主张

用连续的观念和交互作用的原则来思考问题即在承认双方都存在的前提下,研究两者之间的转化和相互作用,寻找中介物。因此,他用经验的概念来阐释知与行的关系,把知与行联系起来;作为活动来阐释目的与手段在过程中的相互转换;用教育来联通儿童与社会。

所以从思维方式来看,杜威不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教师的地位和社会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约翰·杜威. 杜威教育论著选[M]. 赵祥麟, 王承绪,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 [2] 张斌贤, 陈露茜. 赫尔巴特在美国[J]. 教育学报, 2006, (5).
- [3] 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 [4] 约翰·杜威. 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 赵祥麟, 等,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 [5] 约翰·杜威. 我们怎样思维·思维与教育[M]. 姜文玉,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曲晓红

Re-recognition of J. Dewey's Children-centered Theory

Yu Nanning

(Education Department,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245041, China)

Abstract: Children-centered Theor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s of John Dewey'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Yet hi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had long received much controversy in China after the liberation due to some historical reasons. Many saw this theory as emphasizing children's interests and needs so much as to leave the children untrammelled; as a consequence, teachers' authority was weakened and the society's role was negated. Actually, this is a one-sided view. What J. Dewey holds is that children are the orientation of all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he thinks that education should be tailored to children's nature and to children's development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Simultaneously, J. Dewey objects to the thinking mode of duality antitheses. J. Dewey's Children-centered Theory should be comprehended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hildren.

Key words: J. Dewey; Children-centered Theory